

痴愛一生

王靜珠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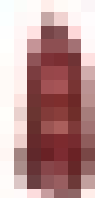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疾

愛

一生



痴爱一生

王静珠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痴爱一生 / 王静珠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3. 2
ISBN 978-7-5360-6709-7

I. ①痴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16144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张 懿 郑 曼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礼孩书衣坊
封面摄影: 谢 墨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23.75 1 插页
字 数 480,000 字
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前言

张 良

2005年，我写的回忆录《情爱不老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。今天爱妻王静珠的长篇回忆录《痴爱一生》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一个是《情爱不老》，一个是《痴爱一生》，遥相呼应，俨然就是姊妹篇。

王静珠一生痴爱电影事业，自幼儿时放学被同学推着爬上苏州一家电影院的窗台，偷偷掀开那厚厚的黑色窗帘，窥见白色银幕上放映神奇的光影，她的心就被俘获了，从此对电影痴爱一生，立志要为电影事业奋斗。

她一生还痴爱一个人。说也奇怪，她从小到大，被无数人宠爱，及至长大成人，更被无数男人追求，可她始终无动于衷，无一动心。直到1956年，她在一次全国话剧会演的剧院里，偶然与一位年轻军人擦肩而过……不是一次，是三次擦肩而过，三次彼此回头凝望，奇怪吧，两个人都“怦”然心动了。从此就开始了我们传奇般的人生，痴爱一生。

1957年，正当我们的初恋犹如初春的花蕾、含苞待放之时，一场可怕的暴风雪袭来……在那次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——“反右运动”中，她心爱的人正在异地遭受政治批判。她不明白，刚刚主演了一部被全国人民热爱的电影《董存瑞》的爱人，怎么转眼间就变成了“大右派”，还要被批判、被打倒?!这时她身边很多人劝她“这是政治斗争，还是快和张良划清界限，‘一刀两断’”，可是她依然不顾一切地爱我，每隔三天必写一封信给我，尽管收不到回信（张良已被隔离审查，信件被没收），她仍一如既往，甚至发电报大声疾呼：张良不是右派！

1958年，我受到严厉的政治处分，下放到东北某边防部队去当兵改造。她听说这个部队驻扎在东北吉林省通化，她立即下决心三次打报告辞去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作，要求下放东北北大荒，只为了能与我同在东北。她认为“北大荒”可能离张良所在地通化近一点。其实与北京的距离相比，还远了。很多人惊奇地问：“她傻了吧?!”只有我心里明白：她是爱得痴了。

1967年，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，我又一次被打倒，还被冠以“漏网右

派分子”被开除党籍、降三级，下放到东北某林场当工人。王静珠也被复员、处理，不是让她跟随丈夫孩子一起去东北，而是让她一个人去苏州，回她的出生地。王静珠去问造反派人事科科长：“你们让我一家分居两地，这不是逼我们活离婚吗？”人事科科长大怒：“不识好歹！想离婚可以，你马上打报告，我马上批！”王静珠也大怒：“妄想！我就是死也不会和张良分开！”她摔门而去。

结果，她随我在东北整整苦度了三个秋冬，冰天雪地里，我扛木头，她做家庭妇女，洗衣做饭，抚养孩子，真的是苦撑苦熬死去活来……

1973年，我被彻底平反，全家调来广东珠江电影制片厂。不久，中央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全国敲锣打鼓，欢庆政治解放。很快又迎来了“改革开放”的春天，我庆幸又可以重操旧业，重新去做电影演员了。可是我失望了，我再也找不回当年饰演董存瑞时，“哥俩好”的那种感觉了。我身体发胖，已人到中年，现实迫使我思考必须“改行”，去找一个更适合的工作。我和王静珠商量，我想改行学当电影导演，又发愁找不到适合的好电影剧本。没有好剧本，也绝当不成好导演。王静珠思考很久，终于下决心说：“我也改行吧，你既学当导演，我就学当电影编剧，专门给你写剧本。”我大惊：“你这不是要放弃电影动画专业吗？！”她笑说：“这叫新的夫唱妇随，我这一辈子就心甘情愿围着你转！”

1980年，她给我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《梅花巾》，我就是凭着这部电影登上了电影导演宝座。

她给我写的第二个电影剧本是《少年犯》，这部电影让我们荣获了国家电影政府奖的“最佳影片奖”，又荣获了“大众电影百花奖”的最佳故事片奖。我本人还荣获“文汇新时期十年十佳导演奖”。

然后，她专心扶我拍摄具有新时代特点、岭南特色的南国都市片，如《女人街》《特区打工妹》《逃港者》《破烂王》《龙出海》《白粉妹》……在这些电影和电视剧中，她时而是编剧，时而扶植新人当编辑，时而又是独立制片人。

2010年，在授予我“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”颁奖会上，我激动地说：“我要把这个奖献给我的爱妻王静珠，感谢她在半个世纪里，在性命攸关时刻，给予我的舍命相助。”

我看见会场上很多人站起来为她鼓掌，很多人的眼里还滚动着激动的泪水。

今天，我以八十高龄，向我的老妻致敬！

余下岁月，我坚信，我俩还会互相围着转！

张良

2012年3月26日

广州

目录 Contents

前言 / 张良	001
1. [情结] ——我的电影梦	001
2. [情盲] ——爱情盲区	044
3. [情缘] ——就是他	080
4. [情义] ——第一次命运之灾	102
5. [情陷] ——北大荒	125
6. [情谊] ——北大荒遇王震将军	150
7. [情归] ——结婚成家	178
8. [悲情] ——第二次命运之灾	201
9. [伤情] ——犁庭扫院	230
10. [乡情] ——在小市改造的日子里	246
11. [亲情] ——回故乡苏州治病	272
12. [再续乡情] ——重返小市	291
13. [友情] ——上北京申冤	307
14. [情怀] ——减去10岁再干	331
15. [商情] ——下海记	345
16. [不了情] ——盘点人生有悟	359
后 语	372

／ [情结] ——我的电影梦

苏州的闹市中心，有一条著名街道，叫“观前街”。

苏州人常说：“去荡荡（苏州话‘逛逛’的意思）观前街！”

就像去北京一定要去王府井、去南京一定要去夫子庙、去上海一定要去城隍庙一样，凡是到苏州的游客，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去观前街。

观前街的出名源于她的繁华热闹。那些形成于晚清时期的土特产名店，以其百年深沉的积淀，成为苏州的韵味所在。观前街上的“陆稿荐”的酱猪肉、“恒孚”的银器、“采芝斋”的糖果、“黄天源”的糕团、“乾泰祥”的绸缎以及一家装潢富丽的珠宝店，还有苏帮菜式特色的松鹤楼，都驰名全国。

苏州的观前街，能使每一个苏州同胞难忘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你都能牢记这条观前街。

小时候，要是我家饭桌上有一盘“陆稿荐”的酱猪肉出现，全家的气氛就会像过年一样高兴，我就会问：“姆妈，你今天去观前街了？”要是有人送给我一包“采芝斋”的奶油西瓜子，那我就会慢慢享受——先把一粒瓜子含在嘴里把瓜子上的奶油味全部含净，再用小牙咬开，后用小舌头找出瓜子仁细细嚼碎咽下，一副其乐无穷的小样。要是能站在门口边吃瓜子，边看着跳绳的女孩，听着她们的歌声和笑声，那就更美了。但是，每当我往门口一站，不到两分钟，姆妈准在屋里大喊：“妹妹（全家对我的爱称）！快关门进屋里吃晚饭了！”

母亲总认为女孩子站在大门口吃东西是不文雅的，我却一直认为苏州女孩无论大小，站在门口吃瓜子的样子是很美很媚的。

观前街也曾给过我一段痛苦的儿时记忆。

那年我考上了苏州号称贵族学校的“沧浪亭苏州美专”，其实我本无美术天赋，只是为了电影二字而去的，当时心怀鬼胎地坚持要读这个学校（详情容我后边再讲），但

是家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和住宿费，为此我泪流数日。

随后母亲让我随她去观前街，我无精打采地跟着她。母亲突然跨入珠宝店，我坐在一旁望着母亲，心想：你难道有钱买珠宝不成？伙计上前招呼：“太太想买什么首饰？这儿有多款宝石戒指。”母亲从手提包中拿出一个用细纱手绢包着的東西，小心翼翼地

在柜台上散开，一枚鲜艳的红宝石戒指在闪闪发光。

一旁的老板立马上前赞叹着：“啊，真是难得的红宝石戒指呀！”

母亲说道：“我有急用，贵店收吗？”

喔！我顿时什么都明白了。我立刻走出了珠宝店，对自己的坚持后悔不已，蹲在地上泪水直流，直到母亲走出店门。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读书重要，戒指又有啥用处？现在我们有钱了，明天去交学费吧。”

“等我到了电影厂工作以后，一定给你买回一枚红宝石戒指。”我一路在心里嘀咕着，却始终没有出声。

然而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无论我看过多少珠宝店，也从未见过这般鲜红的红宝石戒指。

就是这枚红宝石戒指，圆了我终身的电影梦。

观前街的名气，主要还是来自街中的“玄妙观”。没有玄妙观，就没有观前街。玄妙观建于西晋咸宁二年，即公元267年。它由一组规模宏伟的道教宫观建筑群组成，占地数百亩。中央的主建筑叫“三清殿”，据说，道家以玉清、上清、太清为三清。大殿正中三尊高达六米的三清塑像，气宇轩昂，庄严肃穆，屹立千年。

小时候，我常拉着父亲的手，昂头看着正中的玉清像。那时，我总觉得他的一只耳朵都比我长。父亲后来告诉我，玉清的耳朵有二尺半。据说这三尊塑像在全江南都是罕见，凡人入殿，仰望三清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敢深呼吸的。

苏州地方小，所以逛观前街时，总会碰到熟人。

“奈（你）去啥地方唷？”

“我去北局白相白相（玩玩）！”

“我到北局里去看电影！”“我去北局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唷！”“我去北局小公园等人呀！”

“观前街”因为有“玄妙观”闻名，而北局又借观前街兴旺。

“北局”也是条街名，就在观前街旁边，它是苏州城内繁华兴旺的商业文化区。在这里，从早到晚，各色人群熙熙攘攘，红男绿女川流不息。

北局的布局十分巧妙：它不是一条传统的长形胡同式小街，而是呈圆形，中间有个

称作“小公园”的休闲处，绿树成阴，花草相映，石椅点点，如现代开放式的街心花园。它虽不如苏州园林那么精致，却也是鸟语花香，心旷神怡。那个年代，在商业文化区的中央辟一方幽然恬静之地，真也称得上是思想先行了，即使在改革开放后，规划局也未必有这样的“群众观点”。

当时北局以“小公园”为中心，四周几乎都被电影院包围——大光明电影院、苏州电影院、青年会电影院、大华电影院，还有一家以豪华著名的开明大戏院。除此之外就是苏式糖果店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一个城市里的电影观众，和开明大戏院的戏迷们一起涌入北局，那会是一幅怎样的热闹景象？

小公园里，总有许多男女观众在那儿等人或“看野眼”（苏州话，意思是“看着玩”，北方人称作“卖呆”）。电影散场后，又有许多少女或情侣们坐在小公园里边吃着零食边谈笑。苏州人爱吃零食是有点历史的，况且观前街上全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糖果店，当然苏州人最爱吃的还是西瓜子。许多苏州的姑娘们都喜欢到那个小公园里去展示她们的美貌和新衣。可惜那年代里没有“星探”，否则上那逛逛，必有所获。

苏州盛产美女，全国闻名。古代有西施、赛金花、秋香、林黛玉，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影星周璇、上官云珠、袁美云等。不少美女明星出了名也总是争着去苏州寻根认祖，而我这个正宗苏州人也常在被问起“籍贯哪里”时，难掩几分得意之情地说：“我是苏州人。”谁听了都会加上一句：“怪不得长得漂亮呢！”

整个北局就数开明大戏院名气最大，历史最长。

开明大戏院建于1929年，曾名“乾坤大剧场”“东方大戏院”，一开始专演京剧。1930年冬，梅兰芳同马连良、金少山到苏州演出时，梅兰芳提议改名为“开明戏院”，这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。

据说历代名角都在“开明大戏院”里唱过戏，最无名的，就数我和我的高校学生了。50年代初，我曾代表“苏州美专”去“开明大戏院”参加高校会演，穿着花布中式短衫，甩着一条长辫，手挽着花篮边唱边跳：

花篮的花儿香啊，听我来唱一唱啊，唱一呀唱。

来到了南泥湾呀，南泥湾好地方呀，好地呀方！

那时候大戏院里，掌声四起。

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唱“南泥湾”的女学生，竟在30年后，把摄影机架在“开明大戏院”内，拍摄了她的处女作电影——《梅花巾》。

“青年会电影院”也是北局最早建筑设施之一，这是美国基督教徒们搞的社交机构。在电影院楼上，设有大会堂、弹子房和西点咖啡厅等，这些地方，我在小时候从没有出入过，后来，青年会楼上举办“学生舞蹈培训班”，虽然老师们说我有舞蹈方面的灵性选送我去了，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属于电影的，所以在学习舞蹈方面终未修成正果。而我的胞弟王雁江只去找过我两次，仅仅是旁观就激发了他的舞蹈潜能，青年会最终成为他舞蹈事业的摇篮。

北局除了电影院，还有一家较大的专售国货的“人民商场”。它坐落在小公园后边，货源充裕，是苏州乃至全江苏人的购物天堂。

在几家电影院周围，全是糖果店、冷饮店、水果店和点心店。那时候，凡进电影院、戏院的，几乎没有一个不带些零食进场。苏州人爱吃瓜子全国闻名，多数苏州人都在门牙上嗑出一道“瓜子缺口”。苏州人吃瓜子的高超技巧及速度也是惊人的，以我为例——我在写一封信的时间就可以嗑掉半斤奶油西瓜子，且丝毫不影响写信，还能保证嗑出来的瓜子仁粒粒完整无缺。每当电影散场时，座位地下总有着厚厚的一层瓜子壳等待电影院的清洁员去打扫。

至今，我已去过很多城市，但是像苏州北局这样的文化娱乐格局，如此集中的影院娱乐场所，实属难见。如今，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，但是北局却依然保持着我儿时的样式。

常言道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

我家世代都是苏州市人氏，我自小就在天堂里足足生活了18个年头才离开家乡。

在我小学四年级以前，从家中到学校、从学校到家中，我走的永远是直线，从未绕过别的路。大约从四年级起，我的路线变了，放学以后我常去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北局的“大华电影院”。这条路线的变化原因极有故事性，让我慢慢道来。

北局的电影院里，“大华电影院”规模最小、地理位置最差——它在北局人较少的一角，门面的装修简单朴素，没有别的影院那么豪华气派，且观众的座位是最少的，电影票价也是几个影院中最低的。

但是，大华电影院上映的新片特别多，海报也特别大，且构图新颖，色彩鲜艳，海报上的明星个个都特别美，生动，真实。

我常去大华电影院，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——大华电影院放映场内的那八扇大窗。大华影院这个放映场不是靠马路的，而是挨着一条内道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内道是直通电影院经理办公室的。八扇大窗每个窗户外边都钉满了大粗铁条，就像现代的“防盗网”一般。

我的电影情结，就是从大华电影院里这八扇大窗户开始的。

我出生在一个世代相传的宗教家庭里，据我父亲说，从我祖爷爷那时候起，王家都信奉天主教，传到我父亲这一代的时候，子孙们虽然没有像父辈那样对信仰那么虔诚，但是仍不敢违反半点教规：每个教徒的子女，都必须在出生后的12小时内，由父母抱去教堂接受神父的洗礼；孩子6岁后，都必须进教堂的附属小学去读书，学习教规和背诵圣经，而不得去“外教学校”读书；每周日一定要去天主教堂“望弥撒”，要去向神父“办神功”（即忏悔自己犯过的罪），免去了罪孽，才能去神父那儿“领圣体”（即神父在你舌上放一块白色的小圆面饼）。要是教徒在“望弥撒”时不能在神父那儿领到“圣体”，这个教徒是很丢人的，说明你还是个罪人。

我从6岁到12岁小学毕业（中间有一年母亲“造反”，去了耶稣教会办的附属小学），都是在天主教堂里跟着嬷嬷读书长大的，是在一面读书一面背诵经文，一边跪着“望弥撒”一边向神父“办神功”的赎罪中长大的。

按理说，我这么小，哪有什么罪孽能使我如此顽固不化呢？而且几乎每个礼拜天我都要跪在神父面前“办神功”，主动向神父交待我在这一个星期里犯了什么罪。那时候一般孩子们都是犯个小罪：神父啊，这个星期我对母亲撒了几次谎，偷过几块糖，或者是有过什么坏念头，诸如想打人呀骂人呀之类的。

但是，我每个星期向神父去认的却是大罪。

我每次都要说：“神父啊！我又去偷看电影了。”

神父就会说：“孩子，让仁慈的天主饶恕你吧！罚你去念圣母经20遍，天主经10遍，阿门！”我就又跪回座位低头念经，直到此后念完才去领圣体。

第二个礼拜天我又照样去向神父认罪一遍，此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。

为什么我这个“罪”就这么顽固呢？为什么我就不能痛改前非呢？这完全是大华电影院里的八扇窗上的铁栏杆惹的祸。

苏州天主教堂坐落在苏州市内的“大新巷”，而教堂附属的小学就在教堂院内，也称大新巷小学。教堂十分宽敞，圣台高大，祭台上的天主圣像是立体的彩色雕塑像，造型很真很美也很高大，圣像四周都是鲜红的玫瑰花，无论是教友还是外教人，进了教堂都有一种神圣感。

天主像下的那些艳红的玫瑰花，其实是嬷嬷们带着学生用大红色的皱纸做的假花，逼真又艳丽。做纸花是我们每个小学生的必修课，至今，我还在做着红皱纸的玫瑰花送我的孙辈们。

在教会小学读书是很枯燥的，特别是让我们这些小教徒背经文，又长又难懂，难记极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的班主任高嬷嬷，就被我假背经文而作弄了一次。

说实话，在小学里我最爱高嬷嬷了，她也非常喜欢我。高嬷嬷长得很美：白净的鹅蛋脸，黑又晶亮的眼睛，红红的双唇，粉色的腮，即使是当时的女明星也比不上她漂亮。只可惜我从没见过嬷嬷的头发和她的双脚，因为她的头发总是被黑头巾包着，双脚总是被长长的黑裙遮住，走动时我也只能偶尔见到她的那双黑鞋的前半部。

作弄她也属无奈。情况是这样的：

那天，高嬷嬷像平时一样，抱着一叠书和练习本，以及那把从不离手的紫红木长尺，迈着小步走进教室。那天她神色疲倦，双眼红肿，连嗓子也是嘶哑的。

刚坐下来，她就说：“今天背诵圣文第五页全段，我喊到谁的名字就上来，站在前边面向全体同学背诵，大家听见没有？”接着打了个哈欠。

大家齐声说：“听——见——了！”我最讨厌这种回答，音调又尖又高，每个字中间拖音又长，我总觉得回答的时候个个活像个弱智儿。

我可没出声，心中着急万分，因为这篇圣经最长最难记，我除了满脑子的电影画面以外，早就忘了要熟背经文了。我只记住了经文的第一节，急忙翻书，也只能记住最后一句和每篇圣经后边的“阿门”。

人就是这样，有时候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，高嬷嬷已经在第二次喊我的名字了，我忙高声道：“到！”十分镇定似的拿着圣经走上前去，先把圣经往教师桌上一合，然后走到离她三尺远的地方，向同学们行了个礼，准备张口。高嬷嬷满意地望了我一下，就“闭目养神”地听我背圣经了。

天主教徒念圣经是有个固定调门的，还有一定的节奏，一声高一声低，一会儿是五六个字连着的快节奏的平音，一会儿是两个字的拖音，念出来的圣经似音乐又不是音乐，听多了真想睡。

我转头看了一眼，只见高嬷嬷已闭着双眼似在静听，我就字准音圆地背起第一节，音调忽高忽低，该拖的字我拖得特别长。正当我在发愁第二段的时候，我又瞄了高嬷嬷一眼，突然发现她似有鼾声，且台下座位上已经有同学在给我打手势表示高老师确实睡着了。于是我用那念圣经的固定调门，一声高来一声低地接着背着：“亚万玛利亚，亚——万——玛利亚，亚万——玛利——亚，亚万玛利亚！”反正一直用“亚万玛利亚”5个字来回地念着，台下的同学们都捂着嘴笑弯了腰。当我发现高嬷嬷嘴唇在动了似要醒来，我就大声地背出了最后那句，并且更大声地念了“阿——门”，把阿门两个字中间拖得长长的表示全文结束了。

这一高声“阿——门”真的是把高嬷嬷叫醒了，同学们都兴奋地对我的“表演”鼓掌，高嬷嬷非常满意地望着我，称赞道：“不错，背得很熟呀！”

不幸的是，第二天就有同学告密了，我不得不去向神父“办神功”，忏悔自己犯了

罪，自然，欺骗老师还是大罪。

大约在我小学四年级之后，才开始经常向神父“办神功”的。

有个比我年长两岁的邻居姐姐，无意中对我说：“我经常去北局看电影！”

我羡慕她：“你妈妈真好，肯给你钱看电影。”

她笑道：“要钱的电影我才不看呢！我看的电影根本不用买票！”

我更好奇了：“有这好事，你有亲戚在电影院里收票吧？”

姐姐道：“亲戚？哈哈！当然啦！我每天拉着亲戚就看了。”她故作神秘地说：“要不要我明天也带你去看电影呀？”

“好啊！去哪个电影院？”我兴奋极了。

姐姐更得意了：“去北局的大华呀！明天放学后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你。”

第二天，我早早地到大华电影院门口等她，邻居姐姐见了我二话没说拉着我就到了电影院窗下。

我问：“你亲戚呢？”她说：“哪来什么亲戚？”她一把就把我托上了窗沿，教我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拉着窗户的铁杆，笑道：“这就是亲戚，懂吗？”就这样，两个小姑娘就站在窗上，一手紧拉铁杆一手轻轻地掀开厚厚的黑布窗帘的一角，看完了一部电影。

从此，我就开始了为看电影而一次次“犯罪”的生活。

接下来，我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，无论是跪在教堂里“望弥撒”，还是在教室里上课念经文，我总是想着电影中的事，两眼盯着高嬷嬷的脸发呆，我突然觉得她特像女明星胡蝶；又盯着圣像发呆，心想着：要是圣母玛丽亚能拍成电影就好了，她可以直接和我讲话就好了，为什么墙上的白布上会有真人上去呢？为什么还有真人说话呢？电影真是太好玩了！太神奇了！

我被电影深深地迷住了，无数次地做着关于电影的梦。

没多久，邻居姐姐到国外去定居了。姐姐走之后，再没有人陪我去大华电影院找“亲戚”了，每次想起来我就独自悲伤。后来，我放学回家的时候，总会“路过”北局。其实根本不顺路，但是大华电影院的电影海报强烈地吸引着我，我总会转到它的海报前，看看今日放映什么，明天放映什么，不日公映什么。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，放映什么都和我没有关系。

那天，我又去看海报了，海报上写了四个字，可我就认识两个——“断”和“桥”。海报上还画了一个特漂亮的外国女明星，头上戴了顶漂亮的大帽子。我想这部电影一定非常好看，它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，我当即就下了个大决心：我要自己去“拉亲戚”看这场电影。

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这一看就连看了三天。我总是在同一个放学时间，站在同一个窗口，拉着同一条铁窗杆看。每次回家，我总是先打盆井水泡洗一下红肿的手心，以免妈妈和老师发现什么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部电影叫《魂断蓝桥》。

那天，我又去了大华电影院，熟练地爬上电影院窗户，一手紧拉铁窗杆，一手掀开窗布一条缝，正在入神时，突然有人拉着我后背的衣角喊道：“喂！小妹妹快下来，快下来！”

我看见里面刚熄灯，估计快放映新片了，却被人拉住衣角，很不情愿地跳下来说：“干什么呀？”

那个拿着手电筒的胖子笑道：“嗨，小妹妹，你还问干什么，你爬在窗上偷看电影还有理了！”

我猛地扭头就走，边说：“不看就不看，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！”

胖子道：“嘿，瞧你这个小样！快回来！有人叫你去一趟办公室。”

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：“请我也不去！”

胖子在我身后喊：“喂，他要是同意你每天看电影呢？你去不去？”

我站住回头问：“是收票的找我吧？不去！就不去！”

胖子走到我面前小声道：“我说的是老板请你，是我们电影院的经理请你。”

“我又不认识他，不去！”我的小倔脾气发足了直往外走。

前门有个中年男子在喊：“来吧，小妹妹！是我请你，叔叔有话问你！”

我回头看见一位40多岁、身穿灰色条纹西装的高个叔叔站在经理室门口，和善地向我笑着招手。胖子把我推了一把，我只得转身走了进去。

经理的办公室不大，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好像是经理专用的，另外有两只木制沙发和一张小圆桌，桌上全是报纸和几个汽水瓶。墙上贴满电影海报，还挂着一块黑板，写着几月几日放映什么电影等等，粉笔字涂得满满的。一切都很杂乱，而且普通。

我一进屋就忙着看海报，经理坐在桌旁笑道：“小妹妹，看来你很喜欢看电影呀，是个小影迷吧？”

我头也不回地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瞧你一进来就忙着看海报也不坐下。”经理笑着说。

我赶紧礼貌地坐下了。

“再说，你的小手也告诉我你实在是太喜欢电影了！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我的手？为什么？”

经理充满怜惜地看着我：“你站在窗上拉着铁杆看了两个小时电影是很累的，听说你还经常来扒窗看电影？你就不怕累？”

我忙把小手放到身后道：“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呀。”

经理严肃起来：“那是因为你看得太认真了，所以你不觉得累，告诉叔叔，我们放的电影你看得懂吗？”

我笑道：“有些看得懂，有些看不懂，反正挺好看的，不懂也没关系，我会猜着看的。”

经理哈哈大笑：“喔，有意思，会猜着看！原来你是来看热闹的。”

我不服气地回他：“那也不是，反正我喜欢好人不喜欢坏人，那天电影里的女演员抱着她妈妈哭了，我也哭了，反正……反正我真的看得懂的，你不信？”

经理给我倒了杯汽水，忙道：“我信，我信！一看你就是个聪明的小妹妹，你不是在大新巷的天主教堂小学读书？”

我好奇地：“是呀，叔叔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还知道你爷爷叫王福生，你大阿叔叫王寄生，对吗？”

我着急了：“你认识他们？那你也一定认识我爸爸我妈妈了？”

经理笑道：“不认识。我只认识你大阿叔，你爷爷在王天井巷开的王福兴棕床店在苏州很有名气呀。”

我道：“喔，你还知道这些？”

“老实对你说吧，”经理有点神秘地说，“我还是你大叔叔的校友呢，我比他高两级。”

我认真地看着他：“喔？那你可千万别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看电影的事呀！”

经理举起瓶汽水一饮而尽，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自认理亏，低声说：“因为爷爷叔叔知道了就会告诉我爸爸妈妈，我爸爸妈妈知道了就会去告诉我的高嬷嬷老师，那我就麻烦大了。”

“看电影又不是什么坏事，麻烦什么？”

我大声回答：“看电影就是坏事！唉！对你说你也不懂！因为你是外教人。可我——也不懂神父和嬷嬷为什么说看电影是犯罪的。要是我妈妈知道我是不买票偷着看的，那就更生气了！”

经理大笑：“小小的年纪还怕犯罪？我不懂，看电影是犯罪？那我这个开电影院的老板不就是罪人了？那么拍电影的人就是罪魁祸首了，哈！”

我抬起头理直气壮地大声说：“反正开电影院的，拍电影的，算不算犯罪他们没有说过，但是看电影是一定算犯罪的。我们神父嬷嬷都是这么说的，你不信，就去问问他

们，反正我没骗你！”

经理收起笑容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本来我想给你这个小影迷一个特权，以后你来看电影不用爬窗了，也不用买票就可以进场去找个空位坐着看，我看你将来说不定也能当个明星呢。不过……既然神父嬷嬷老师都说看电影是犯罪，那就不好办了，叔叔总不能让你去犯罪吧？算了，你就别看了。”

我着急了：“叔叔，我可以看的，只要我每个星期日向神父办个神功，他罚我念几遍经，就可以赦罪了，你不懂赦罪吧？就是没罪了！”

经理拍着我的肩：“喔，原来赦罪就这么简单呀？行，那你就这么办吧，不过你现在还小，读书第一，以后每个星期就准你看一次，行不？”

我高兴地跳着走出经理室，说道：“行！一次就一次，总比没有的好！叔叔再见！”

“回来！”

我紧张地停住脚回头：“叔叔，又怎么啦？”

经理笑着说：“以后不许叫我叔叔，叫我寄爷（苏州话：意思是‘干爹’），听见没有？”

我笑着跳着道：“我回去问问妈妈同意不同意吧！”

当晚，我主动对爸爸妈妈坦白了这件事，妈妈既不是天主教徒，所以她不反对，爸爸一直没有表态，我知道其实也是默许了。

从此，我就开始一周免费看一场电影，每次去免不了要叫几声“寄爷”，而这个“寄爷”也免不了破费买些糖果冰棒叫收票的胖叔送来。每次胖叔都说：“你寄爷叫我送给你吃的。”再之后，经理也成了我父母的好朋友，经常来我家。

以后，我每个星期去“望弥撒”又多了件事，那就是走进教堂后先点了圣水画了十字，立马第一个跪在神父那个小木屋前“办神功”。

我每次几乎都是同样的话：“神父，我又犯罪了。”

每一次，神父都慈祥地问我：“孩子，你又犯什么罪了？现在你就向天主讲实话吧，让万能的天主来洗洁你的灵魂，来宽恕你犯的罪吧。”

我低声说：“神父啊！我又看电影了，我向天主认罪，请天主宽恕我吧！”

神父在小木房中道：“孩子，下次别去看了，电影里尽是奸、淫、烧、杀，你小小的年纪千万别被电影污染了你的灵魂，你向仁慈的天主忏悔吧。回去罚你念《玫瑰经》10遍，再念《圣母经》10遍，你向万能的天主赎罪吧！阿门！”

就这样，我一次次的在电影院里“犯罪”，又一次次去教堂里“赎罪”，再一遍遍地去念赎罪经，但我始终也没有悔改过。

就这样我长大了，也发展了自己的爱好。